

Classical

彩色珍藏版



白鲸

BAIJING

世界文学名著少年必读丛书

[美国] 麦尔维尔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 1 为什么人类自古以来就向往海洋?为什么故事里的我,要由普通的商船水手转变为生活艰辛的捕鲸船手?
- 2 魁魁格是个怎样的人?请举例说明。
- 3 为什么亚哈船长的性情会变得如此暴躁?而且通过精心策划非要与白鲸决一死战?
- 4 本书是一本极完美的海洋冒险文学巨著,寓意是要指引人类不断地向沉寂、诡谲的命运挑战,虽然不一定能战胜,但每一个人都应做这样的尝试。请问这种精神对我们的今天有什么启示?
- 5 本书也反映了美国早期创业时代的精神风貌,试着总结出一部分美国人民当时的创业精神。

世界文学名著少年必读丛书

白 鲸

[美国] 麦尔维尔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鲸/[美国]麦尔维尔著;高全锦改写;益创小逗号漫画绘.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1

(世界文学名著少年必读丛书)

ISBN 7-201-04631-4

I. ①白… II. ①麦… ②高… ③益…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缩写本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1357 号

法律顾问:高朋律师事务所 王宇 律师

总策划人:王 译

总监制人:大 勇

丛书主编:王 益

文字改写:高全锦

内文插图:益创小逗号漫画

责任编辑:王 康

封面设计:益创·文豪

白 鲸

原 著 [美国]麦尔维尔

出版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300020

网 址 www.tjrm.com.cn

E-mail tjrmchbs@public.tpt.fj.cn

印 刷 北京鑫富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张:6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字数:75 千字 图幅:60 幅

ISBN 7-201-04631-4

定价:12.80 元

主要人物介绍

以实玛利：作品主人公。厌倦了陆上的乏味生活后与印第安人魁魁格成为好朋友，两人一起出海捕鲸。

魁 魁 格：一个印第安土著酋长的儿子，具有文明人不具有的诸多优秀品德。当水手是为了学到新的东西，好带给的同胞们一些启示，让他们过得更幸福。

莫比·迪克：大海中的霸王、凶猛无比的白鲸。亚哈船长的“仇家”。

亚 哈：捕鲸船“裴廓德号”船长。被莫比·迪克咬断了一条腿，是一个意志力非常坚强的男人，但最后还是在捕杀白鲸的战斗中葬身大海。

斯巴达克：捕鲸船大副，勇敢而通情达理。

斯 塔 布：捕鲸船二副，“杀鲸机器”。

弗拉斯克：捕鲸船三副，一个什么都无所谓的人。

目

录

第一章	海与鲸的诱惑	7
第二章	鲸鱼客店	11
第三章	魁魁格是个土著	16
第四章	新贝德福的教堂	20
第五章	友谊的开始	23
第六章	救人	30
第七章	“裴廓德号”	33
第八章	神枪手魁魁格	37
第九章	启行	42
第十章	船员	46
第十一章	亚哈船长	50
第十二章	关于鲸鱼	55
第十三章	标枪手和船长	59
第十四章	盟誓	62
第十五章	甲板上的大合唱	65
第十六章	白鲸莫比·迪克	69
第十七章	恐怖的白色	72
第十八章	首征	76
第十九章	神秘的喷水	82

第 二 十 章	“信天翁号”与“大鲸”	86
第二十一章	初试锋芒	93
第二十二章	杀鲸	98
第二十三章	不吉利的诅咒	101
第二十四章	险情	105
第二十五章	“裴廓德号”的失手	110
第二十六章	鲸的亲情	115
第二十七章	捕鲸法律	119
第二十八章	比普疯了	124
第二十九章	捕鲸船上的食品	130
第 三 十 章	解剖鲸	135
第三十一章	鲸	138
第三十二章	订做假肢	142
第三十三章	亚哈、斯达巴克和伯思	145
第三十四章	没成功的谋杀	151
第三十五章	“拉吉号”与“欢喜号”	159
第三十六章	首战败北	165
第三十七章	再战失利	169
第三十八章	生死决斗	173

大鲸使它们行游的路发光，
令人以为深海有了白发。

——《约伯记》

生灵中的最庞大者，白鲸
它伸展在一汪洋之中，
沉睡时它犹如一座海岬，
洄游时则如一片浮动的陆地；
它吞吐着大海，它是大海的主人！
啊，这罕见的白鲸啊，在狂风暴雨中
将要游回它海洋深处的家。
它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
就是无限大海的皇帝！

——《鲸歌》



第一章 海与鲸的诱惑

我叫以实玛利。

很多年以前，那时我还很穷，口袋里没有几个钱。在陆地的城市里混得并不好，而且找不到什么好工作。于是，我想，既然如此，那我就去大海，去当个船员，好见识一下大海。

在那一段日子里，每当我心烦气躁的时候，每当我忧愁的时候，每当我感伤的时候，每当我郁闷的时候，我都要到海边，悄悄地走上船，听海的声音，这样我杂乱的心情才会平静下来。



大海的宽阔能让人的心情豁然开朗。

你有和我一样类似的感情经历吗？我始终相信，不论是谁，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他都会依恋大海。

现在我带你看看曼哈顿岛：它的四周布满了码头，城里的每一条街道都通向码头、海边。假如是周末的下午，我会带你去城里转一圈，你会看到海边上那一群望着大海的人。他们遥望着来自异国他乡的船只，入迷地看着它们开进开出。这些平常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他们为什么都跑到海边来欣赏大海呢？

看，又来了一大群人，一直朝海边走，看样子像是要跳下水去！他们也站在海边眺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这些来自内陆的人们，站满了海边。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船上的指南针的磁力把他们吸来的啊！



大海肯定有神奇力量吸引着我们，我们不也是有这样的经验吗？在陆地上，随便沿着一条路走下去，早晚会走到河流、湖畔、溪流旁边。

你也可以试验一下，随便找一个人，让他自由地走动，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他准会走到有水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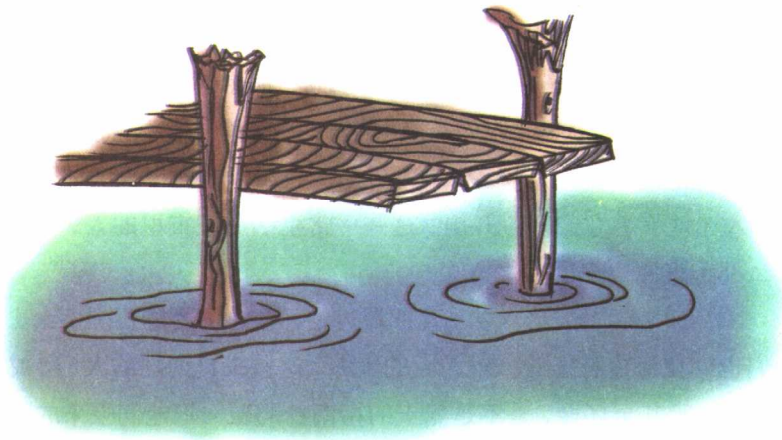
如果你和朋友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那你们想的一切肯定和水有关系。

一位画家为牧羊人画了一幅画，有白云，有原野，有森林，有羊群，有炊烟，还有山间起伏的小路，可是，如果那画家没有在画上画出一条河的话，牧羊人会认为这画并不完整。

如果草原没有水，如果尼亚加拉瀑布没有水。那么，你还会去欣赏辽阔的草原和壮观的大瀑布吗？

没有了水，就没有了一切。

穷诗人在意外地得到了一点钱以后，是去买一件衬衣？还是去海边郊游？健壮的小伙子都想到海上经历风浪；而每一位上了船的人，在知道船已经远离陆地的时候，心里都会有害怕的感觉。





水和人的关系是这样的密切，因此每当我在走投无路时，它都会解救我，指引我到海上去。我到海上，不是做旅客的，当然，也不是做船长、大副和厨师的，因为这些职业并不适合我，我在船上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水手。以前我都是在商上当水手，这回却鬼使神差地上了捕鲸船。我想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

引我上捕鲸船的最大原因是那条著名的大鲸，它叫人一想起来就热血沸腾。这样一头凶猛异常而又神秘的怪物激发了我强烈的好奇心。它如山的身體在波涛中滑行的神秘形象，它给捕鲸人带来的灾难，以及它的种种惊险的传说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这个好奇的人迫不及待地想上捕鲸船追随它的身影。

带着简单的行李，我离开了曼哈顿，来到了新贝德福，这是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没赶上开往南塔开特的邮船，只得等下星期一了。看来我注定要无聊地度过一个周末了。

凡是想出海捕鲸的新水手总会先在新贝德福停留，并在这里上船出海。但是我，并不想这样，我决定，一定要上一条南塔克特的船，因为第一艘捕鲸船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凶猛异常的大鲸为什么会以实玛利热血沸腾？为以后的内容埋下了伏笔。

现在，在这寒风刺骨的夜晚，我站在冷冷清清的街头，这地方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我摸了摸自己的口袋，发现只有几个银币。于是我对自已说：“以实玛利啊，你千万不要太挑剔，有便宜的旅店就住吧。”走过一段荒凉的街道，街道两边漆黑一片。我看见一座矮房子，房门大敞，一丝微光泄了出来。好像在很随意地欢迎着客人的到来。我走了进去，门口的一堆垃圾毫不客气地绊了我一个跟斗，纷飞的灰尘差



点憋死我！我觉得这里就像是“个陷阱客店”。

一阵刺耳的喧哗引得我爬起来以后迅速推开了第二道门，啊，一排黑脸齐刷刷地转向我，另一位黑面孔的朋友正在讲台上拍打着一本书，让他的听众们集中精力。原来这里是黑人教堂。我急忙退了出来，继续向前走。

往前走，在离码头很近的地方，一块招牌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紧走几步后，终于看清了牌子上的几个字：“鲸鱼客店由彼德·棺材先生经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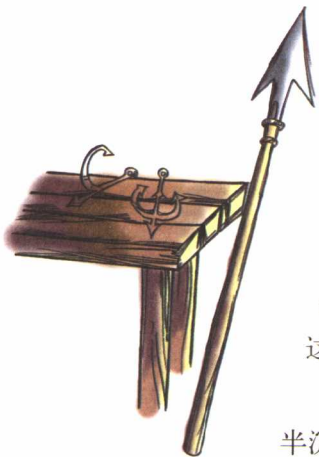
什么？棺材先生？虽然我知道，棺材是这里常见的一个姓氏，但是将棺材和鲸鱼连在一起的说法，还是让我觉得很恐惧。不过，据说南塔开特姓这个姓的人不少，那么这个彼德·棺材先生是从南塔开特来的了！当然，更主要的是，从它破破烂烂的外表来看，这家客店一定十分便宜，对于我这种穷光蛋来说最合适不过了！于是我迈开步子就走了进去。



老板名叫“科芬”，和“棺材”是一个单词。

第二章

鲸鱼客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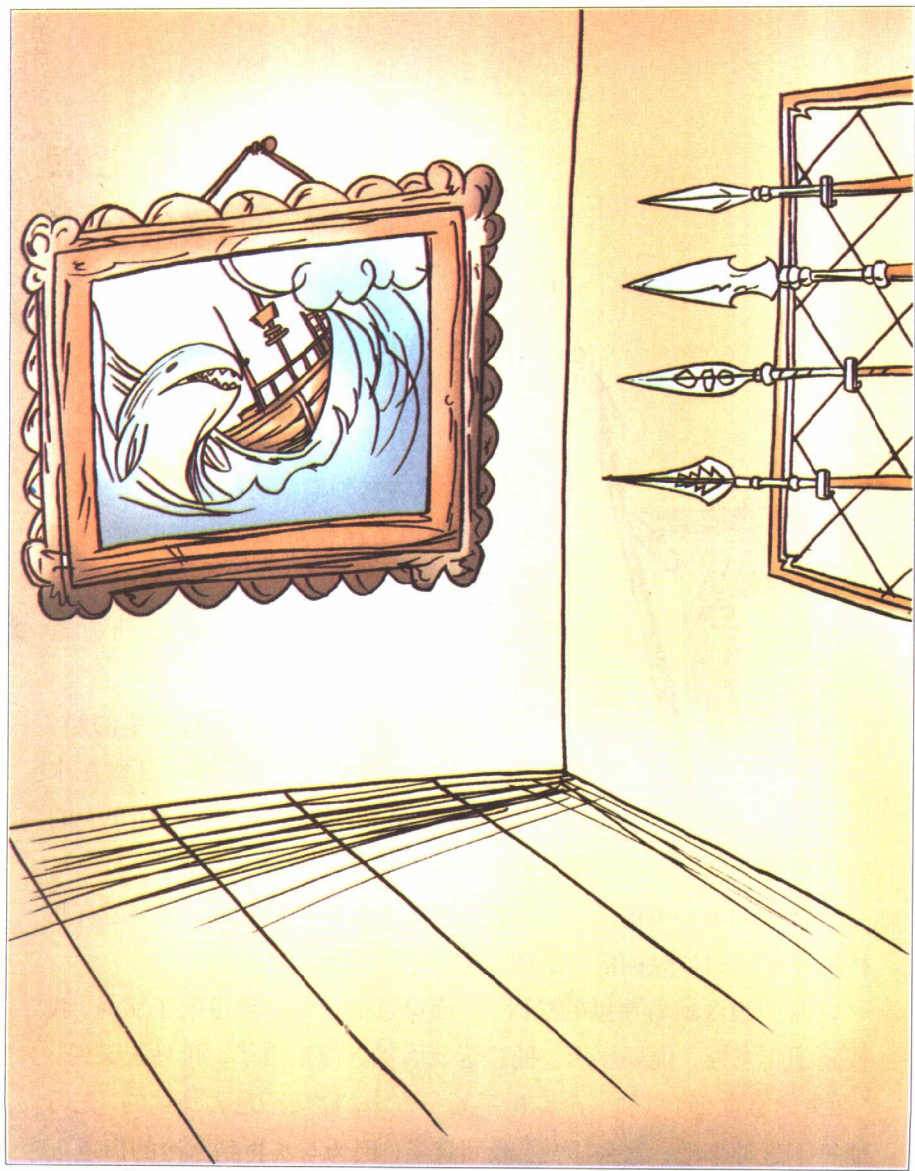


黑漆漆的门道里，倾斜着几块老式的壁板，迎面的墙上，是一幅巨大的油画。在几道斜射进来的微弱光线的帮助下，我才勉强看清这幅画。这些画在灰尘的作用下已经面目全非，难以看清了。后来我询问了左邻右舍，又走访了不少上了年纪的人，综合了种种意见，才知道这副画究竟画的是什么。

画面表现的是一条困在大旋风里的船，半沉半浮在海中，几根光秃秃的桅杆还露在水面，一条大鲸鱼显然是为这条沉船挡住了它的去路而发了怒，它正向那三根桅杆开战，疯狂地扑了上去。

在画的另一侧的墙上，挂着一排各式各样的枪和矛。其中还有几枝锈迹斑驳的捕鲸标枪，是传说中的著名武器。

我一边观察着屋里的摆设，一面穿过低矮的过道进入了房间。我找到了店老板，说要住店。他告诉我客满，没地方了，可马上又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和一个标枪手睡一张床。你反正是去捕鲸的，先习惯一下这种事吧，怎么样？”我同意了，因为与其再到冰冷的街道上去找旅馆，还不如和一个行为规矩的人挤在一张床上呢。



黑漆漆的门道里，倾斜着几块老式的壁板，迎面的墙上，是一幅巨大的油画。



一会儿，我们这群人中有四五个被叫到隔壁房间去吃饭。房间冷得像在冰岛一样，我们问老板为什么不生火，他很遗憾地说他升不起火。我们只好把衣服系紧，用僵硬的手指拿着茶杯喝热热的茶。不过，晚饭还不错，不仅有肉还有土豆、汤团。

晚饭后，大家马上就又回酒吧去了。我看看也无处可去，只好也跟着去了。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吵闹声：“啊，‘逆戟鲸号’的水手！”老板猛地跳起来，大声地说：“他们出去三年啦，现在终于回来了，他们一定带回来好多鲸油！好啦，朋友们，这回咱们可有新闻听啦！”门口一阵纷乱的脚步声，是那种水手靴踏在地上特有的声音。房门大开，拥进一群水手来。他们都破衣烂衫的，浑身都是补丁，头上裹着围巾，胡子上结着冰。



对捕鲸水手外貌的描写，暗示海上生活的艰苦。

不过我注意到，他们之中有一个人是和别人不大一样的。尽管他尽量避免自己脸上的严肃扫了伙伴们的兴，但是他的行为举止还是与别的水手形成鲜明对照。他长得很健壮，又高又大。他的脸被晒得黑黑的，因此显得牙特别白。只是，两只眼睛中似乎有一种忧伤的意味。

最后，这位身高体壮、说话略带南方口音的弗吉尼亚人并没有和伙伴一起开心，而是自己悄悄地走开了。他的伙计们很快就发现他不见了，叫着他的名字找他：“布金敦！布金敦！”

当时，我并不知道以后他会成为我的朋友，并且就在一条捕鲸船上。那时已经是夜里九点了。我正考虑睡觉的问题，我对老板说，我不习惯和别人挤着睡觉，希望能找一张单独的床。老板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大叫起来：“现在已经半夜了，我敢保证，标枪手今儿晚上不回



来了，你放心地一个人睡吧，现在你跟我来！”

我跟着他上了楼，进了一间冰冷的小屋。那张床确实很大，够四个标枪手并排睡的。他把蜡烛放在那又当桌子又当洗脸架的船上用的破柜子上，一转身，走了。我翻开被褥看了看，还算不错，于是我决定留下来了。

屋子里除了这张床和那张破柜子就没什么像样的了。墙角里扔着一个水手包，可能就是那标枪手的。旁边还有一张捆起来的吊床，一块粗糙的壁炉隔板上画着一个在捕鲸的人。屋子的角落还凌乱地放着几个奇形怪状的鱼钩和一把长长的标枪。不过，很快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件东西，像个门帘似的一张毯子。毯子四边镶着一些叮当响的饰物，正当中开着个洞。我试着把这穿在身上，湿漉漉的，很沉。很难想像，那个标枪手穿上这样一件奇怪的衣服招摇过市！我急忙脱去毯子，天哪，它重得几乎扭酸了我的脖子。

我躺在床上，想像着这个怪模样的标枪手的形象。好不容易要进入梦乡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响了起来。一丝烛光移上楼来！我看见他了：一张可怕的脸，说黑不黑，说红不红，左一块右一块贴得满脸是膏药似的东西。他蹲在那儿掏摸了半天，立起身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烟斗、一个海豹皮的皮夹子。他把这两样东西往那张破柜子上一扔，摘下了他的獭皮帽子，露出了寸草不生的秃头！但是，最让人奇怪的是，在他头顶那块不毛之地还梳着一个小辫子！



从下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就是土著魁魁格。这里对他的外貌描写用了对比的手法。

他没发现我的存在，还在脱衣服，胳膊、胸膛、腿都露了出来，到处都是脸上那种可怕的颜色。他找到刚才我试了试的毯子衣服，摸

摸索索地从那上面的小口袋里掏出一个神像来。那小东西在烛光下亮亮的，反射着一种磨光了的木头才会有光泽。然后，那家伙走到壁炉旁，揭开纸板，把那个神像放到了被烟熏得很黑的烟道里。

我眯着眼，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很虔诚地向小神像祭拜着，然后打算上床了。我害怕地狂叫了一声，蹦了起来。

他也随着吼了一声，伸过手来要摸摸我是什么东西。我结结巴巴地说了一通，说的什么，自己也不太明白。而且一边说一边滚到了墙角里，想尽量躲开他。

他舞动着那闪着亮儿的烟斗，生气地朝我喊：“你说，你是哪儿来的？”我不顾一切地大叫起来：“啊，老板！彼德？棺材老板！快来人啊！救命啊！”

谢天谢地，就在此时，科芬拿着灯走了进来。我就像落水的人看到了救人的船，没命地向他扑过去。

老板笑容可掬地说：“噢，别怕别怕，魁魁格不会伤害你的。”魁魁格知道我与老板认识，于是叼着斧头烟斗，平静地坐到了床上，还撩开了一角被子，对我说：“你可以上床了。”他的举止现在看来还真有点礼貌呢！尽管他浑身上下都是那可怕的花纹，但这并不说明他就是个坏人啊！刚才我怕他，但他也在怕我呀！

魁魁格侧到床的边上躺着，意思是他不会挨到我，让我尽管睡好了。我放心了，于是对老板说：“晚安，你可以走了。”

那一夜，我睡得很香。